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六十四回 張東之用謀除賊 廬陵王復位登朝

卻說張東之見李多祚所言，也是同一心病，趁機說道：「將軍可謂富貴雙全。但不知今日富貴，是誰所致？」多祚聽了此言，不禁起身流淚道：「老夫南征北討，受先皇知遇之恩，以致薦居厥職。今日之富貴，先皇所賜也。」東之道：「將軍既受先皇之賜，今日先皇之子為二豎所危，何以不報先皇之德？」多祚到了此時，正是傷心不已，乃道：「老夫久有此心，只因未得其便。大人乃朝廷宰相，社稷良臣，苟利國家，惟命是德。」東之見他此言出於至誠，也就流淚道：「此時請將軍正為此事，刻下武后抱病，將軍能率部下斬關而入，將張昌宗誅絕，然後請武后養病於上陽宮，則唐室江山豈不仍歸李姓？」多祚當時哭拜於地道：「宰相之言真國家之福，老夫何敢不從。」當時議定，東之又命袁恕已等人出來，彼此相見，議論了一番。多祚道：「老夫依計而行，設若外有奸人聞風起亂，那時何能兼顧？必得再有一人，以靖外亂，方可萬全。」東之想了一會，起身道：「此人已得之矣。下官在荊州之時，與長史楊元琰泛舟江中，偶談國事，慨然有匡復之志。自張某入相，引為羽林衛右將軍，與將軍朝夕相見。其人赤心報國，具有肝膽，何不此時去邀來，共議此事。」李多祚忙道：「此人實可與謀，設非宰相言及，幾乎忘卻。老夫此時便去。」說罷起身，來至楊元琰府內。元琰見是多祚前來，隨即出見。看他面有淚痕，忙問道：「將軍從何而來？為何面色不樂？」多祚道：「適自宰相府中至此，聞將軍從前為荊州長史，與張公意氣相投，不知可有此事麼？」元琰道：「某一身知遇，惟張公一人，豈僅意氣相投而已。」多祚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張公立等，有言面商，特命老夫前來奉約。」楊元琰聽了此言，心下已猜著幾分，因有家人侍立兩旁，不便追問，隨即趁轎同至相府。走入裏面，見袁恕已這乾人全在書房，無不慍形於色。入座問道：「相公呼我何來？若有用某之處，萬死不辭。」東之道：「將軍曾記江中之言乎？此其時矣，不能再緩。」無琰道：「某亦久有此心，只因獨力難支，未敢啟齒。此正為臣報國之秋，何敢退避。」當下六人商議已畢，東之道：「前議雖佳，究竟絕裂。張昌宗雖在宮中，他家天下未必無人。莫若用調虎離山之計，引他出來，將他誅殺，豈不是好。」眾人道：「若能如此，便省無限周折，且免武后震恐。」眾人直至三鼓以後，方才各散。

次日李多祚打聽得張易之每日自回家中，將宮中禁物肆行搬運，至四鼓之時方進宮去。多祚訪問清楚，當即選了五百親信兵丁，到了二鼓之後，借巡夜為名，向張昌宗住宅而來。合當二張誅殺，卻巧張易之帶了許多宮禁之物，命兩個小太監隨著自己，由宮內回來。方欲進門，後面李多祚已至，上前喝道：「汝是誰人，竟敢犯夜。」張易之見是羽林衛的軍兵，那裏能受，罵道：「汝這許多狗頭，不知此地是誰的府上，在此呼喝。」眾兵本是李多祚指使，為捉他而來，當時上來數人，將他揪住道：「不問是誰的門前，我們李將軍要將你帶去。」說著也不問情由，早將兩手背於後面。小太監想來幫助，無奈身邊俱有要物，不敢動手，只得說：「汝等勿得囉唆，此乃西宮張六郎府前。若不放手，可獲罪不淺。」李多祚見已將張易之拿住，心下好不歡喜，隨即上前問道：「汝是誰人？可從實說明，本將軍自有發落。」張易之連忙答道：「李將軍，你我皆一殿之臣，我乃張易之，難道未曾見過麼？」李多祚道：「誤國的奸臣，汝既說出姓名，何故深夜不在家中，帶著太監意欲何往？為我從實言明。」張易之道：「目今武后抱病，方才進宮看視病症。蒙武后寵恩，命小太監送我回來，你何得在門前攔阻？」李多祚道：「胡說。這太監身上明有寶物，顯見汝偷盜禁物，潛運家中，該當何罪？」說著命人將小太監身上搜查。頃刻上來數人，搜出許多物件。多祚道：「汝這奸賊，此乃人贓兩獲，尚有何賴？顯見家中私藏不少了。」隨命兵了分一半在門外把守，一半同自己入內起賊。

當時吶喊一聲，眾兵將太監並易之三人擁入裏面。無論男女老少，見一名捆一個，見兩名捆一雙，上下裏外，不下有四五百人，一名未能逃脫。然後將張易之捆倒在地，取出腰刀，在他頸項上試了兩下，然後問道：「汝是要死要活？」張易之到了此時，早嚇得魂飛天外，連忙答道：「螻蟻還想貪生，誰人肯死？」多祚道：「你既要活，可快命人入宮，將你哥哥喊來，問他遷我何官，送我多少銀兩。說明之後，隨後不但不殺你，還要感激。」張易之不知是計，疑惑他因未升官故爾挾仇，忙道：「這事容易。」立刻命人前去，說家中出有要事，請六郎即速回來，千萬勿誤，再遲便有性命之虞了。

當時釋放了一個家人，領著易之的言語，拼命的奔入宮中，照著原話說了一遍。張昌宗正伏伺武則天安睡已畢，聽了此言，便鬼使神差，隨著原人趁轎回來。以為李多祚見了自己，總要看點情分，將兄弟釋放。誰知才到裏面，兵丁看見，齊聲喊道：「奸賊來也，莫要為他逃走。」只見你推我擁，早將張昌宗捆起，押至廳前。昌宗見了多祚之面，還未知道是他的妙計，忙道：「李將軍快來救我。你手下的兵士不知道我的權勢，竟敢將我捆起，你還不為我解下。」多祚喝道：「汝想誰救汝？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汝欺君誤國，死有餘辜，今日還想活命麼？」當時吩咐將張昌宗弟兄斬首，所有家屬數百人全行殺戮。獨將兩名小太監放去。這兩人是死裏逃生，自是沒命跑回宮中。誰知張東之、袁恕已等人，已到玄武門內。太監到了裏面，正值武后查問，趕忙奏道：「不好了，右羽林衛將軍李多祚謀反，現已將張六郎弟兄殺死。」武則天雖在病中，聽說有人謀反，知道李多祚有兵權在手，趕著起身問道：「誰人作亂？何不拿下。」此時張東之等人皆已聽見，隨即在外答道：「張易之、張昌宗兩人欺君誤國，久存謀反之心。今趁陛下病中，欲行己志，又將宮廷禁物私運家中，臣等奉太子之令，特命右羽林將軍李多祚將兩賊斬首，以杜亂萌。」

正說之間，桓彥範同敬暉等人已將太子由東宮請出，來此候旨。武后見了他面，乃道：「是汝指使耶？小子既誅，可還東宮而去。」此言未畢，桓彥範領著眾人跪於階下，奏道：「太子乃天下明君。昔先皇以愛子托陛下，國家神器自有所歸。今年齒已長，既蒙加恩由房州赦歸，久居東宮恐失民望。人心天意，久思李氏，雖有二張為亂，君臣不忘先皇之德，故奉太子誅亂臣。陛下春秋已高，理合靜養餘年，以臻上壽。從容閒暇，含飴弄孫，願傳位於太子，以順天人之望。」武后到了此時，只得準奏。

當時廬陵王謝恩已畢，此時正值四鼓以後，將次臨朝。張東之趕忙為廬陵王換了天子章服，來至金殿御案前坐下。張東之隨敲了龍鳳鐘鼓，朝房文武有一半得知此事，其餘尚不知道。忽然聽得鐘鼓齊鳴，無不驚訝，若非有了大典，何以兩器同敲。當下眾臣紛紛入朝，兩班侍立。再朝金殿上一望，正是驚者大驚，喜者大喜，不知廬陵王何以復登龍位。張東之高聲說道：「在廷文武大小臣工，茲因張昌宗、易之兩人謀為不軌，張某奉太子之命，率同李多祚等人將昌宗斬首。既蒙武后傳旨，傳位東宮，今日登極之初，理合排班恭賀。」眾人聽了此言，無不俯伏金階，行那君臣之禮。廬陵王首先傳旨，率百官上武后尊號。稱為則天大聖皇帝，徙居上陽宮。每日請安問膳，定省晨昏，曲盡子職。

次日，大赦天下，後人稱為中宗。隨又傳出一道聖旨：加封狄仁傑公爵，世襲罔替；張東之、桓彥範、袁恕已這一千人，皆加封侯爵；李多祚封為勇猛侯；劉豫升為懷慶府；胡世經著來京升用。其餘有功大臣，鳴弁偏將，無不加以實職。

從此太平無事，君明臣良，官為國家，民知君上，江山萬里依然李氏家傳，社稷千秋，終賴狄公政治。